

# 辛亥革命時的周氏兄弟

琴台 黃仲鳴

這是一篇頗為新鮮的課題。

歸家，在書山翻呀翻，翻出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來，不禁大喜。當年這部書出版時，實屬罕見，我第一時間購進一部。歲月流逝，很多書都已流散了，這部卻一直保存得很好；和它一同睡在一起的，還有同是三育出版、曹聚仁著的《魯迅年譜》。

當下翻到辛亥革命那部分，周氏兄弟的面貌呈現眼前。從周作人的記述，可看出兩兄弟的性格，是那麼的不同，那麼的相映成趣。

武漢槍聲一響，各地紛舉義旗。正在家鄉抄寫古書的魯迅（當時還未叫魯迅），大為興奮，迅即組織人力，歡迎革命軍進城。在此之前，在越社（南社的紹興分社）的大會上，魯迅已被公推為主席，並提議了若干臨時辦法，如組織演講團，成立人民武裝等。可見他的革命熱情，是如何的澎湃。

魯迅率隊去歡迎革命軍，前後共兩次。第一次撲空了，據周作人引述《略談關於魯迅的事情》說：

「有人告訴魯迅，說王金發（革命黨人）的軍隊大約今晚可以到紹興，我們應當去接他和他和他的軍隊，這回仍在府學堂裡會集，學生也去的。晚飯後大家興高采烈地走到西門外。到了黃昏，不見甚麼動靜，到了二更三刻，還是不見軍隊到。學生穿的棉衣很單薄，夜深人靜時覺得很寒冷，於是只好敲開開會堂門，到裡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貼這些茶錢，叫他們燒茶來喝。」

第二次，即是「撲空」的翌日晚上，在紹興的東邊

# 喬布斯有沒有改變世界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喬布斯病逝，媒體均以「改變世界，傳奇一生」之類的標題稱頌，有人更以愛迪生、甘迺迪、約翰連德等相比。喬布斯的確一生傳奇，至於改變世界，出奇地，他本人似乎並不是這樣想。

喬布斯生前最動人的一次自述，應是二零零五年在史丹福大學畢業禮上的致辭，當天的錄像和講辭在網上都可找到。講辭的主題是「找你的至愛（Find What You Love）」，勸畢業生要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活出自己的人生，不要過別人認為你應該過的生活。

他對畢業生說了三個自傳的故事：一是為何只唸了十八個月的大學就決定退學，和怎樣因退學而有幸上了一個英文書法課程，使日後的蘋果電腦特別注重字款的美。第二個故事是他三十歲時，怎樣被排擠出他一手創辦的蘋果公司，然後另起爐灶創辦NeXT和Pixar，再傳奇地重掌蘋果公司。第三個故事，就是如何發現自己患上胰臟癌，而從醫治過程中，得出一種積極的態度，當每天都是人生最後一天般生活。

覺得不夠的話，可以再看看Wired雜誌一九九六年二月的訪問，當時他仍未班師回朝（九七年才回蘋果），對記者的提問或答得更真切。首先他認為科技不會改變世界。他說科技可以改變生活，但不改變世界。他認為科技可以改變工作，但不改變教育。因為教育是政治問題。他又指出，我們只是生活在資訊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不是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因為人們已很少思考，而無論互聯網再提供多少資訊，人們已無法消化早已泛濫的資訊。記者又問他，大企業會不會因為互聯網的發展而解體，他認為不會，只是大企業本身有甚麼問題，而互聯網的挑戰，只是大企業經常要面對的「干擾（disruption）」之一種，只要及早處理，就會回到回報。是不是很新鮮的觀點？所以很期望他的自傳盡快出版。

# 緣分百分百

海闊天空 蘇嘉熹

長白山天池是中國境內最高的火山口湖，亦是最深、最清澈的湖泊，水面高度及面積遠遠超過新疆的天山天池。濃霧吹散後展現的天池是藍藍的湖水，在群峰環抱之中，湖面平靜如鏡，只覺其深不見底，有攝人的魅力。

沿北坡登山得見天池，一要多謝導遊小姐英明的行程改動，二要多謝適時吹散濃霧的風伯伯，最後當然自己的堅持也要記一功。其實這不就是人生的三大要訣：英明決斷、適時變化、底線堅持。

經過第一次短暫邂逅，更期待再會天池。翌日從西坡登長白山卻是不簡單的行程，因為需要攀爬上二千二百三十六級的階梯，才能抵達峰頂觀景臺，對於平常沒有定量運動的我，這可是一次能耐的考驗！

天朗氣清，陽光普照的天氣，帶來對天池美景的憧憬，也伴隨着一點點山動的動力。起初的二百級階梯還算輕鬆，隨後便開始有點吃力了，每登上一百階梯後便休息三分鐘；如此這般，約六十分鐘後終於捱到清涼的天池，晴空萬里的峰頂景觀，頓覺有了最美好的回報！

第三天從長白山南坡登山卻是輕鬆愉快多了，因為全程可以搭乘環山車直達，再沿山崖邊步行約五分鐘抵達頂峰觀景臺。這個角度看到的天池，比北坡、西坡看到的更大、更寬，藍天白雲底下的天池，令人有幸福的感覺。

據說登長白山觀天池，一切皆是緣。有人「常常白來」，有人「一次看到」，我們這次行程是三次登長白山，三次也看到天池，命中率百分百，不是緣分是甚麼？！

偏門，魯迅繼續率隊迎接：

「正盼望間，遠遠的聽到槍聲響，以後每隔一定的時候槍聲響一下。不多時看見三兩隻白篷船，每隻只有一個船夫搖着，然而很快的搖來。船吃水很深，可見人是裝的滿滿的。王金發的軍隊很快上了岸，立刻向城內進發。……大家都高叫着革命勝利和中國萬歲等口號，情緒熱烈，緊張。不久就有人來叫讓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進去，是慰勞兵士去……」

周作人這一段「紹興光復」的描述，都是引述別人的文章，彰顯了魯迅的豪情、熱情，和對國家的感情。而他自己的呢？「一直躲在家裡，雖是過着革命這樣大事，也沒有出去看過」，所以上面引述的「大家都高叫着革命勝利和中國萬歲等口號，情緒熱烈，緊張。不久就有人來叫讓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進去，是慰勞兵士去……」

周作人這一段「紹興光復」的描述，都是引述別人的文章，彰顯了魯迅的豪情、熱情，和對國家的感情。而他自己的呢？「一直躲在家裡，雖是過着革命這樣大事，也沒有出去看過」，所以上面引述的「大家都高叫着革命勝利和中國萬歲等口號，情緒熱烈，緊張。不久就有人來叫讓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進去，是慰勞兵士去……」

周作人這一段「紹興光復」的描述，都是引述別人的文章，彰顯了魯迅的豪情、熱情，和對國家的感情。而他自己的呢？「一直躲在家裡，雖是過着革命這樣大事，也沒有出去看過」，所以上面引述的「大家都高叫着革命勝利和中國萬歲等口號，情緒熱烈，緊張。不久就有人來叫讓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進去，是慰勞兵士去……」

# 病倒在異國

英國的三月陰冷寒濕。我早上起床後感覺頭暈，渾身無力，我想，剛休完年假，不便再請假耽誤工作，就硬撐着上班去。走在去地鐵的路上，忽覺一陣天旋地轉，就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

我醒過來時，發現帶着氧氣面罩躺在救護車裡。兩個救護人員在我耳邊不停地喚着：「Hello, Hello！」見我睜開了眼睛，其中一人便溫和地問我：「你聽得見我說話嗎？」見我點頭，便開始詢問並記錄我的姓名、年齡、此刻的感覺和病史。

我問救護員是誰呼喚他們來救我的，救護員說，你倒在路邊，是過路人給救急中心打了電話，那人自稱叫約翰。在我們的救護車到達前一直是他看護着你。他沒有留下聯繫方式。

救護車呼嘯着開進了醫院的急救部，有值班員立即迎上來。救護員辦了交接，跟我親切道別後離去。一個護理員用輪椅把我推進了急診室。我躺了一會，起身下床去洗手間。護理員急忙跑過來把我扶住，說：「你還不能下地行走。」說着很快推過來輪椅，把我推到洗手間前，扶我下地，推開門，指着裡面一根懸垂在坐便器旁的紅繩，說：「我在這裡等你，你有事馬上拉那根繩，我就會進來救你。」

我從洗手間出來，護理員果然還站在門口，把我扶上輪椅推回病床。我坐在輪椅上，心頭不由一熱。從前在家鄉時也曾病倒過。記得那裡的護士們只管給打吊針，發給昂貴的藥，催繳費用，對我的痛苦冷暖卻幾乎是麻木不仁視而不見的。有幾天家人不能來照顧我，我得自己扶着牆，歪歪倒倒地去做洗滌間，艱難地一步一挪地到另一棟大樓看專科醫生。醫護們從我身邊來去，誰也不會瞟我一眼。今天在這裡受到如此精心的看護，我簡直有點受寵若驚，不太習慣。

不久醫生就來了。他微笑着向我做自我介紹，說「我叫史密斯，你叫什麼名字？」那親切口氣使我的神經立刻放鬆下來。給我問病看，量血壓，抽血樣後，史密斯醫生說：「你目前看上去沒有什麼大問題，所以你不要擔心，我們會照顧你，不會讓你做有事的。我們還要對你先做些觀察，還會給你做檢查。今晚你就在這裡好好休息，我們明天見。」說完便指示護理員把我推進了正式的病房。

接下來三天時間，醫生並沒給我做太多治療，每天只給我服幾顆藥丸，卻給我做了各種檢查，包括頭、頸、胸部的核磁共振和骨體化驗。醫生護士和護理員的態度都很好，我接受體檢都由護理員推去。就餐時，護理員挨個在病床上安好小飯桌，擺上飯菜和飲料，等病人吃完再收走盤碟和小餐桌。上洗手間總有護理員陪隨着。

每天，我做完體檢就回到病床靜心休養。病房裡除了下午二點到四點探病時間之外，通常是靜悄悄的，洋溢着一種寧靜安恬的氣氛。我慵懶地躺着，內心卻如一顆石子丟進了湖水，泛起漣漪，久久難以平靜。我的腦海裡不斷閃現出三個月前在國內探親時父親生病的情景……

那是春節前不久，八十五歲的父親感冒引發了肺炎，高烧不退。我和母親一起把他送去市醫院。打出租車到醫院後，我們扶着父親，先去門診大樓排隊掛號，然後背父親上二樓，再在診室前等候了很久才被允許進去看醫生。醫生檢查和問診後建議立刻入院。我再背父親去住院部大樓。到了那裡，我們被告知沒有床位，父親只能在走廊上邊打吊針邊等床位。

時值臘月，十九寒天，住院部病房裡有空調，走廊上卻沒暖氣，不時從樓梯口颳過來冷嗖嗖的北風。走廊上，醫護人員，陪護家屬和散步的病號人來人往，從清晨到深夜無一刻清淨。我看着躺在牆邊小鐵床上打吊針的老父，覺得這個離休老幹部看上去怎麼有點像鬧市街頭的乞丐？

兩天後父親終於搬進了病房。醫生護士態度都很和藹，看病也很精心。可病人的護理全靠家屬。我和母親一日三次輪番去醫院送飯，服伺父親吃飯服藥，照顧他打吊針，扶他上廁所，背他下樓上樓做各種檢查。直到晚飯後幫父親洗漱好睡下才得回家休息。

我家還是幸運的，住在市裡，可以回家。隔壁床從縣裡來的病友只能天天吃醫院食堂的飯菜，陪護的家屬只能和病人擠在同一張窄窄的病床上度過一個又一個難熬的夜晚。父親住院第一天的費用賬單是一千三百多元。此後每天的費用賬單不下於700元。幸好父親是離休老幹部，不用擔心醫藥費。而

那些鄉下來的或是一些小民營單位來的病人都要付一筆不少的醫療住院費，個個都叫苦不迭……

想不到，三個月後，我自己獨自病倒在這異國他鄉，卻能這樣安然無事。真要感謝上蒼的眷顧啊……要是父親也能在這裡治病該多好啊！

四天後，醫生告訴我，檢查結果出來了，是頸椎病。這樣的病，醫藥是不太管用的，主要得靠自身的康復能力來修復病體。已為我預約好去康復中心接受輔助治療，所以我可以出院了。

出院前我心裡有點忐忑，心想怎麼樣也得付點錢吧？不知要付多少英鎊？不料直到離開，也沒人跟我提起費用這個字眼。沒有任何賬單，包括伙食分文未花。臨走前醫護們笑着對我說：「不跟你說再見。祝你健康好運。」

出院後，不知何故，我覺得心情大好，體力似乎也恢復了些。我對朋友說，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在醫院裡，除了幾顆鎮痛安神的西藥外什麼治療也沒做呀。

朋友說，人的很多病都是精神因素造成的，也許你的暈倒就是過度緊張加上勞累所致。你在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環境裡得到了短暫的休養生息，所謂心曠神怡，所以心情和身體都好了。

是的，我想，這次自己病倒，從倒下的一刻起，得到的全都是陌生人的幫助和關顧。我至今不知那打救助電話的人是誰。約翰這個名字在英國就像萬千沙粒中的一顆，無跡可尋。那些救助員，醫院的護理員，護士和醫生，也都和自己非親非故。他們卻給了我真誠無私的幫助和關懷。也許，及時的救助和充滿愛心的環境，就是一種最好的治療劑，勝過任何靈丹妙藥？

近來在網上時常有老人倒地無人扶起，欠費病人被拒絕治療而死的報道，我讀着不覺驚出一身冷汗。要是自己當日也是倒在國內的街頭，會是怎樣的情景？我後怕得不敢想下去……

但願有一天，在我的祖國，獨身在外遭遇災禍的人能重溫我在英倫小島的經歷。我祈禱……

# 感情缺失

姻緣由天定，信不信由你。大千世界，其實有不少是錯配鴛鴦。坊間不少人感嘆「至愛並非可結良緣」哩。現代男女社交圈子廣，誘惑多了，難免出現「感情上缺失」。然而對已配偶深感悔疚的又會有幾人？弄不好，各走異端，背道而馳，愈走愈遠無法有交叉點的話，最後是離婚收場者不知凡幾矣。當然，夫妻相愛在先，某方為一愛「自我容忍，把對方某方輕輕放低，不往後看，一於看前。甚至當作什麼事也無發生。其女，在傳統中國婦女看法，為了兒女，為了完整丈夫的幸福着想，大多是如此容忍丈夫在感情上有缺失。舊婚姻法三妻四妾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哩。可惜，當今法治社會，一夫一妻的配對明文規定不可逾越。或許平民百姓中，有無視法規而亂點鴛鴦三搞四者，友儕大可網開一面體恤他人。畢竟是別人家事。

然而，世事往往有雙重標準。社會輿論對於公眾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另有看法。事關涉及道德標準和誠信問題。對配偶感情不忠可能擴大大至政治層面，甚至可被懷疑婚外情發生地點與人物是否與權力掛鉤，以權迫「獵物」？當今媒體競爭激烈，肯定不會放過而要窮追猛打，長短鏡頭全天候追逐，務求如上海城市連續劇而絕不手軟。無論東方或西方媒體皆是。

城中熱門話題正是八卦政治新聞兼而有之。正好為媒體提供題材哩。時下香港無論文字印刷報刊抑或電子媒體，正在鬥得七國咄咄。「免費」報刊出台和即將開台的免費電視台令業界老頭頭痛。不過，如果沒有材料可造大個新聞，有餅分不怕無飯碗。觀眾是否真箇喜歡八卦新聞抑或是媒體縱橫了觀眾？似乎兩者皆是。

# 何氏春秋

香港開埠元祖華人富豪何東早年商宦一家，妻妾成群，枝葉遍華南港澳。今日澳門首富何鴻燊亦是何氏一脈，香港山頂半山上海濱處處皆有何家產業。超級富豪何東，傳世數十年來絕無人敢動何氏產業。何東名下更有一項港人口語傳說何氏產業有祖訓傳統「三不賣」。是哪「三不」，不得而知，難以深究，總之人家產大吧，只有他們收購的份兒。怎可能你買得到他，近年香港豪宅豪宅奇缺，有地產界就動過三「何東花園」腦筋，於是就傳出「何東三不賣」之說法。

但近日又有地產界權威人士出言闡述「何東」並非外傳所謂「三不賣」。何家發達早，各門子孫各有發展，數十年間各購新產各建新廈各有一系人或公司管理經營，如有巨利可圖或對城市建設有有利的話，他們旗下產業仍是賣有賣的，如原灣仔東城戲院大廈、尖沙咀

# 關於手稿的二三事

近日因閱《字花》的「移印」專題和《E》的作家手稿專題，讓我想起作者手稿的今昔，以及人們對待和處理手稿的態度。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作者供稿給報館或雜誌時，都是交出原稿，有傳真機之後，傳真機面世之前則用郵寄以親身或僱人送稿，後者相信資較高的作者和編輯都會記得。

筆者中學時代投稿給雜誌社是用郵寄，之所以知道較早時代的作者也有親身送稿，除了聽前輩作家談及以外，在我年紀很小時，家父曾攜着我到報館交稿，故印象也深刻。編輯收到稿件後便交付執事，或後來的編輯，打字，由校對員校對，編輯再審閱，然後簽字刊出。這時，作者的手稿在其本人的文字以外，已滿寫各種校對、畫版位或編輯的記號。

至於今天，科技改變了生產程序，這部分不需多說，可以以再談的是另一種轉變，就是人們對手稿的態度也不同了，例如在一些作家展覽中，手稿已作為一種更必要的展示品，由此，手稿本身脫離了昔日的傳遞和工具性質，成為了一種歷史對照的象徵，它既是今昔時空的劃分，也是人們懷舊的對象，而在普通日用品的手工藝感愈發減少的今天，手稿也成為了作家手工式生產的象徵，引發人們對手工藝感帶着距離的懷戀。

《字花》的「移印」專題值得再度提及，是因為它對於手稿作為一種象徵的認知上，有着更具藝術意識的編輯處理。

當然，若回說歷史層次的部分，作者和編輯之間對待手稿的方式，也衍生很多故事，例如據說有某作家的字體特別難於辨認，須由專門慣於辨認該作家字體的執事員去處理，也有較年輕的編輯或校對員因為誤解作家的正草書而導致錯字連篇。在後者而言，據所書，較正宗的草書其實容易辨認，因為有章法可尋，反而不諳書法者的潦草字體，才真正難於辨認。

百家廊 林婉

詩幻留形 陳智德